



閻浮提華嚴末由三災下劫無主觀外而筆之至
 以夫盡效主而殊殊轉主以爲其樂國或十或變
 斷梁王燭去分願十女賀聖普慈而肯於大世
 卦茲來善果婚來精制信明言念慈悲真身要
 肯之因言慈心於真肯用以火糖主慈悲辨慈慈
 效主奉實效收來之因觀卦命效羣靈觀或大身

鴻苞集卷之三十一

明東海屠 隆緯真著

西吳茅元儀公選訂

吳應元允大校

勸諭比丘文

沙門出家號爲佛子迺有不持淨戒飲酒食肉自
 招重業貽玷佛門者良可悲痛隆不揣敢以文奉
 告酒名狂藥能使人起昏沉增長放逸大則喪
 失慧命小復傷殘色身故智論謂飲酒狂三十五

種失四分謂飲酒狂三十六種失種種破敗種種罪愆悉從酒起降龍羅漢因醉酒而頓失神通攘雞比丘緣飲酒而盡喪諸戒在宿慧者繇此尚生昏亂況根劣者寧不益長愚癡生昏亂則沉淪之業日深長愚癡則般若之路日遠故如來立戒一過酒器五百世感無手之報如一自飲酒五五百世招地獄之殃智論四分所列可謂深切著明矣至於食肉之罪尤重不可言夫六道循環同歸本性四生輪轉總屬含靈物之靈而巨者弗論矣卽塊然蠢質有生誰不貪生雖眇爾肖翹臨歿皆知畏死楞嚴經云隨力強弱遞相吞食以人食羊羊死爲人人死爲羊死死生生互來相噉蓋輪迴不息生死之業難逃寃對相尋互噉之理不謬若論有生輪轉則今世衆生多有過去之六親再論真性本同則今世衆生多是當來之諸佛凡人之他心未通天眼未朗不知而殺食之或食過去六親或食當來諸佛可無大懼能不痛心食肉之人死墮惡道食肉之人永斷慈悲罪旣莫先戒應居首

是以大修行人寧渴飲烱銅不嘗麩藥寧飢餐熱
鐵不噉衆生昔陶潛宅心冲澹以酒自外遠師何
胤奉佛精虔以肉難逃八難在家人習以爲常爾
比丘豈宜故犯夫僧者三寶之一至貴至尊佛法
沙門不拜王者雖有罪不聽國王加刑良以其戒
律嚴淨德行崇高故爾奈何不自尊貴而甘心污
下以酒爲漿以肉爲糧沉湎昏穢大毀戒體是染
衣波旬剃髮羅刹也所謂僧寶顧若是乎豈不痛
哉僧甫出家便期成佛論前阿而後茶總是真如
之覺體從發心而究竟無非本性之菩提詎獨不
復沉乎諸有亦且不願處于二乘乃稱爲報佛之
深恩始無負出家之初意今縱不能然又何忍飲
酒食肉而玷清規污三寶哉至如震旦大叢林沙
門乃如來說灑之道場係四方善信之瞻仰遠近
雲集縑素泉奔梯山航海或萬里而來朝哀金捧
香恒累月而齋戒而爲本山佛弟子者乃偃然縱
麩藥以昏性靈啗血味而饜口腹所謂偷佛飯盜
佛衣在佛法中反害佛法無論佛之鑒觀有赫卽

于汝本心何安汝寧謂伽藍之神無靈韋馱之杵
不利耶殷鑒不遠則真表天然之事可畏也又況
一山而分人我失弘慈之風同室而結冤親乖等
之義見布施而力攘齊法門於市道釋戒衣而囚
服日諍訟於公庭自墮萬劫之靈廣作三途之業
善惡之因不爽花果之報寧逃給孤園中向盡無
漏羅漢阿鼻獄內今多破戒比丘惡旣視在世尤
深罪亦比俗人加等思之毛豎言以恫心不肖久
淪苦趣初發道心願以博地凡夫誓作佛門弘護
誠視他無非是已未自度先期度人不惜苦言敢
告大衆伏願惕然警懼幡然悔悟亟改前非力修
戒行惡業旣去種智斯圓不肖雖以僭妄獲罪所
不辭也

不羈也

如行惡業增去斷時憐圓不自難以替女難罪迫
吉大衆於願則然警對然則如如非女如
清師此無非長日未自契夫其與人不可苦言煩

放談口疏

萬曆十七年六月二十五日奉佛弟子屠隆謹齋
戒薰沐上告諸佛菩薩座下竊念隆幼託儒門粗
知章句遂弛負擔爰忝縉紳出有安車入有室廬
生既享其逸樂不織而衣不耕而食身無補于明
時天資近慧徒能拈弄空文宿世多愆不得蚤聞
佛法忘機少慮存心雖頗坦平任意觸情素行多
違戒律非時非已罪或從色根而招濫責濫刑業
多自嗔心而作飾浮華以驚世好工綺麗之辭侈

燕會以悅人廣殺衆生之命時時作過自陷迷塗
種種積愆日深苦海近聞仙佛凡聖之理始切皈
依更惕因果報應之權稍知洗滌願學道雖求悟
脫而結習尤難頓除自怨自懲詎修持之不力隨
懺隨犯覺舊病之猶存是墜之所以日夜矢一誠
而首過叩三寶以痛心者也言念隆歷劫罪根之
最深者莫如殺生衆生業報之最重者莫如餓鬼
故先修水陸經懺以度脫衆生續考餓口科儀以
施食餓鬼竊照餓口者起于觀音化面然而現鬼
王之形阿難告釋迦而修瑜伽之教凡此餓口皆
因衆生宿業所致嫉妬陰賊設陷窵以害人培刻
慳貪嗜膏血以肥己生恣溪壑之情貪饕無厭歿
墮薜荔之鬼痛餒難堪身若藍靛髮若丹砂腹若
車輪喉如針鋒五百劫不聞水漿之名六根門常
帶飢渴之餒復有威明正直剛毅勇烈證諸神趣
位諸冥官大力秉權尊榮貴顯而尚帶素因未免
乏食嗟乎以彼苦報之衆生反思墜宿業之深重
恐墮斯報厥苦奚勝是用消取賤生之辰廣修施

食之法欲以外結人緣救諸苦難內消已業豫植
善根然非仰仗如來法力則衆生業重雖遇食而
不得餐凡夫力薄卽行施而何由廣爲此敬發虔
誠哀告佛祖伏乞以光明陀羅尼法而攝受衆生
以如來手印真言而救拔苦惱化滴水爲酥酪浩
若長河變斛食作須彌遍周沙界壇儀嚴護上窮
有頂之天梵音弘宣下極風輪之際伊蒲淨飯盡
四生六道咸飽滿以歡忻幢蓋香華合萬劫千回
總超生于極樂隆不任激切皈依仰望之至

長水塔院記

余嘗與袁長史福徵沈徵君明臣馮吉士夢禎登
柳塔坐藏經閣憑欄矚眺四面空水迥絕大地浮
圖巍然矗立煙雲空翠間洪濤破擊日夜撼其下
川魚沙鳥芙蓉菱芡參差歷落鐘磬之音泠泠然
與波浪相答少頃斷虹蜿蜒橫挂木杪日氣霞彩
下射湖心殿閣迴映閃爍陡作黃金相又頃之月
出東海波空如鏡流光蕩漾直似浮金剝去余心
灑焉樂之時與諸君各賦詩紀遊蓋幽峭空曠離

塵絕世足資高流棲遯詩人登覽洵雲間山川之
最勝處也按圖經泃者谷水也故秦由奉長水縣
始皇時童謠告異野媪示兆且陷爲谷水而泃名
焉每遇天水澄徹隱隱下見城郭衢道井甃又器
皿故物往往浮出間多神異傳諸好事者余則悽
惻以傷此與伊母空桑之談歷陽化湖之事何其
大類也余聞之數無常住物有必壞大化遞遷儵
起儵滅若空若幻滄溟揚塵天地墮劫卽大物不
能延而況一邑於何有釋氏等之爲露電空花眇
不可執陵谷相尋從古有之卽吾今日之肩摩轂
擊者安知非昔之洪波巨浸今日之洪波巨浸又
安知不爲後之肩摩轂擊也而世人據螻蟻寸壤
假蜉蝣刻漏馳蝸角之名嗜虫臂之血忘旦夕之
命而管千載之圖及其聲銷影沉瞥焉一夢難以
語知余覽泃之勝則蕭灑以樂而尋泃之故則淒
其以傷其樂也以物樂其傷也以物傷浪喜浪戚
往來于胸是發于浮想非真性也是爲物所轉移
者也然余之戚其起于樂乎有樂則有戚無樂何

戚無樂無戚外境常移真性常湛而心地常樂樂
根于性凝然而寂炯然而照是謂如如如如之樂
不可得而樂不可得而戚其庶乎余蓋未能而浪
有喜戚奈何不爲長水之壞哉何者往來者不停
之運也成壞者必至之期也委順者至人之幾也
執著者萬物之妄也萬物遭不停之運無不至之
期壞固妄也當其未壞亦妄也以物執物故卒不
能離於妄以妄求妄故卒不能逃于壞而識者顧
謂真性不壞歷萬劫而無恙超諸有以獨存儒者

之所存養二氏之所修煉皆是物也而其間稱不
壞者獨云釋氏釋氏者以無慾爲本以空寂爲宗
以上乘爲歸以了義爲極不執于一不著于相不
名真不逐妄不貪成不怖壞亦無喜亦無憂不執
于一故其幾圓不著于相故其道妙不名真故離
妄不逐妄故常真不貪成故能成不怖壞故不壞
亦無喜故不住于喜亦無憂故不住于憂萬物之
變不燒其和諸有之苦不滑其府不滑不燒而觀
照一而後去來如如視長水之成一浮沫之聚也

其壞一游塵也夫是之謂超然而余向者之浪喜浪戚隨境風而轉不亦細乎余蓋學空于釋氏者而方爲由拳小吏性旣通脫不能俛而就世之纓緋又于世味頗澹而業縛一官嘗俯仰意不自得未幾則空之矣幼事雕蟲一技于世味無所好而好此雕蟲小名又未幾而空之矣而識者顧又謂真性無待于物凡有待于物者皆妄也子其有待耶其無待耶其得之自性耶其猶假物以勝之耶子欲空其官而假詞賦以勝之則官空又欲空其

詞賦名而假釋氏之說以勝之則名空而苟非上得之釋者深是未免有待也有待于物物在則勝物過則遷此哀樂之所以未超也且子知空而不知不空之所以妙也吁嗟哉余之于此理其終身乎雖然余至此蓋亦幾有大悟焉而皆于登泐發之是泐余助也塔始於唐觀符間僧如海所刱建殿宇塑諸聖像者嘉靖間比丘其築藏經閣者其徒自正也閣成延四方高衲課誦其中不輟而大宗伯陸公樹聲倡緣爲置大藏割腴田數十畝以

供香火遂爲吳中名刹云寺僧某因袁馮二君請
記于余且謀刻諸君詩于石蓋以泐屬予封內而
曩邇上之遊余實與焉遂不能辭宗伯公及袁馮
二君俱標韻玄朗深于禪學卽文章又爲天下巨
手皆非余之所能窺而余以淺俗吏強顏奮筆其
間中復間及禪宗語譬之運水河伯是皆可笑也
脫此以爲守土者之事非以其人若言則可爾

起信論跋

我聞修佛者修信心成就夫大道圓明眞足如百
千朗日懸于虛空云何衆生有信有不信信者若
以鉛磨鏡愈磨愈明不信者若以漆塗鏡漸塗漸
黑其說有二云何有二衆生自無始以來歷劫轉
遷流浪生死衆生有雖居流浪中其心常皈向菩
提若投種于地常勤澆灌漸次增長以多生皈向
故如來乘其種智一點卽破得不退轉地衆生有
居流浪中其心常結縛世緣歷劫不解彌轉彌縛

善業日減惡業日增距如來覺路若適越北轅入
燕南轡彌行彌遠若一闡提墮三惡道雖復語以
大法狂而不信累劫沉滯終無悟脫亦可哀矣馬
鳴發大慈悲故作此論破邪歸正除妄求真去執
著返性空離垢溷得清淨以智慧治無明以精進
治退惰以勇猛治怯弱以平等治分別以不碍治
攀緣識卽是智舍識無智凡卽是聖舍凡無聖從
前昏迷回頭卽悟如然慧炬照徹暗處如布津梁
普度行客苦海盡化蓮臺恒河悉成黃金善哉馬
鳴發此弘願長干義沙門卓錫新安特募善緣錄
此論以開衆生迷途汪伯玉司馬龍君善司理暨
司馬弟仲淹仲嘉咸佛門弟子稱善知識助成勝
事是故于此生夙植善提種智蓮華會上我見諸
公頂禮而爲上足

公貞斷而為上耳

幸吳姑于北主夙林華身斷臂戴華會上好良韻
何愚榮中奮中真如刺門學于靜善吹簫如為韻
此篇以開眾主步致玉印王同愚請吾善同聖聖
即發此心願尋于壽心門卓驗德安持其會會

論如果文

餘姚一女子如果文年十三童真入道長齋奉
佛能誦蓮華法華楞嚴諸經善習定靜慧性通利
年逾四十疽發於乳晝夜呻吟不勝痛楚或問於
毀光氏曰善女人童真入道修持苦行不犯戒律
云何中歲乃得惡疾如來云何不垂大悲毀光氏
曰噫嘻凡夫無明種種如是修道之人現在寡過
乃其寃債定業數不能逃亦有魔境為諸佛世尊
試彼道力昔師子尊者既證聖果遇罽賓王以刀

斷頭悟達國師戒行精嚴湯發於膝宿負債滿道
果圓成又諸魔試或逢水火或離刀兵或遭謗毀
或纏眷屬或結名利或對冤家或縛恩愛或受凌
侮或被捶楚或遇虎蛇或見鬼魅或困饑寒或嬰
惡疾有道之人觀以空假持以弘忍內寶靈光永
劫無恙四大一身委而棄之聚如泡沫散如水波
於我何有任彼凌遲譬之伐毛剪爪不傷我體摧
枝落葉不傷我根我聞如是得全道力立證聖果
云我修持堅久乃不蒙十方諸佛福德饒益何以
故多難集我惡疾纏我凡夫之人毀道謗佛作諸
淫慝號一闍提終身福利不逢魔事若作是念墮
煩惱海悉斷一切善根作是見者永不成道於是
如果聞言生大歡喜旋失痛苦直亦旋愈得無生
忍

收果聞言且大憐喜其夫誠苦哉亦誠念言無主
 歎曰我志願一曰善財於其身其本不為其然其
 至思懇一聞對然其師不遂願事苦於其念其
 姑多讚其非惡其難非凡夫之人與道難於其言

補陀山靈應傳

補陀洛伽山東海觀世音大士道場也大士從聞
 思修入三摩地尋聲救苦普度有緣道德威音慈
 悲願力不可思議其詳具余所修補陀志中山有
 兩住持一曰大智一曰真表大智戒律精嚴薰修
 苦行降心忍辱先人後已為四方僧俗所歸真表
 雖領叢林大眾性驕汰驕悍不持僧律飲酒噉肉
 作過種種出入衛從作達官貴倨態好以微過撻
 扶沙彌徃徃至重傷徒從訟之郡太守張公行郡

丞龍君德孚勤問龍君爲人醇直好道廉而奉法
慈而愛民退食亡他事日夕據一蒲團煉神行
氣三年不携其家獨與兩蒼頭俱所自奉飯一匙
菜一盂而已稱四明賢丞時復奉監司它委勘金
塘山及補陀衆鞠真表夜夢羣僧並來告真表過
惡且屬君三分道場奉大士香火君到山處分悉
如其夢且謂衆僧曰此非吾意佛告之也爾輩祝
髮爲沙門居名山聞其中乃有毀破戒律飲酒噉
肉者何出家之爲已往姑勿論自後敢有犯者佛
法與國法咸無赦查僧房摠三十六命取蓮華經
三十六部來燬之火而令衆僧跨其上誓無再犯
時吳叅將稍從旁止君乃取一部火之衆僧悉跨
焉處分畢君乃輿至後殿拜禮如來甫拜下卽覺
兩豕病軟不可舉移兩人掖之以拜遍體陡發大
熱如熾急扶入禪房疾遂委頓曾間結一片大於
盂堅於石楚不可言猶以定力持之漸至昏憤見
沙門雲擁霧集若有所按治者有人若伽藍者奏
曰此雖得罪大法顧其人實奉道愛民好官內傳

佛旨曰奉道燬道尤當重處姑以愛民故罰作三石牛齋官三石牛齋官者不省其云何君念此必冥官之號如是其死矣力求懺悔其不知燬經之罪大乃爾自今而後願奉齋持戒終身亟免官入道自贖卽有人送三石牛齋官劄子到固辭不受大智亦力爲之祈哀誦經念懺願以身代又久之始得兆許懺悔焉大智從定中見一鐵圍城城中死人纍纍並裸臥龍君亦在臥中獨不裸大智至心營解忽見空中下白毫光一道若有人掖出之

而甦君見沙門萬人問悉從何來咸曰我輩給孤園善知識也並讓君燬經君曰燬經知罪矣願以百償一而捐俸齋萬僧衆僧稍稍散去其夕家僮於昏黑中見兩玉女雙髻髻手執幢蓋遶君牀而過若然有聲幢脚拂僮面僮驚起大呼君病良已是時不粒不瞬十日矣赦除後如來實親傳口敕訓戒龍君語及弟子隆弟子隆聞而感泣已復慄慄悚懼焉方病曾結甚危大智以手摩之極重漸解後患疔脫諸藥莫療智師復以手納之師果德

行崇高有道力者耶微師解援君殆矣君亦深德
師師實活我隆家居聞君病海土夜夢浮海登一
野廟空廊闐寂堂上一官人一童子捧小印匣香
爐隆入揖望之龍君也與之語笑而不答既覺大
疑之輒謂婦曰龍君病而余夢若此非吉徵也恁
遣人問疾海上明日隆且航海迎君相遇招寶山
下君病雖愈神氣猶惙惙解官之志決矣隆不敢
沮而亟成之嗚呼如來以大慈悲力普度閻浮以
大智慧燈遍照沙界曷嘗一日不威靈顯赫哉懼

愚無知人自爲業力障蓋而不信耳雷霆震地
者不聞曜靈中天瞽者無見亦可哀矣世人悖道
謗佛作過萬千未聞悉被顯戮龍大夫奉道愛民
一犯玄律大罰輒隨之如響此何以故佛恕無知
罪分故誤龍君識法者其意良欲宣明大教檢制
僧徒非有它乃以奉道之故毀道尊經之故蔑經
則非無知矣罪近故矣且以名宰官臨佛道場敢
行毀蔑而不問則無佛矣是韋馱伽藍之必治也
慈父於它人之有過則笑而勸止之其意緩於愛

子之有過則怒而責治之其情切如來平等無分別相然其於衆生善惡亦自有鑒別權實二教焉以龍君生平奉道愛民則如來之愛子也不幸有過始以威力懾服之既以慈旨濟度之伽藍之啓請也如來之傳旨也牛嗇官之行罰也鐵圍城之示警也昭昭乎如大明當天慈恩之赦罪也靈音之親誨也白毫光之現空也玉女幢之遶牀也又昭昭乎如大明當天而龍君乃因而大悟立斷葛藤皈心三寶如來之功德龍君大矣佛何嘗一日不威靈顯赫哉是隆之所爲日夜祇懼精進而不敢退轉也嗟乎如來滅度以來佛道浸衰魔道浸盛衆生纏縛於業力沉淪於苦趣大悲深用愍之時章顯化以警惰覺迷津梁世界爲末法衆生不得不爾雨大法雨吹大法螺擊大法鼓演大法義未有烈于此一事者是寧獨爲一龍宰官哉或曰燬蓮華經罪何若是重也曰唐宣律師曰妙法蓮華經者統諸佛降靈之本致也覺皇大法奧義悉於是備載作昏衢慧燈苦海寶筏燬經是毀法也

能無重罰乎曰既得重罰又胡以卒釋也以生平奉道故曰龍君之燬經以衛法翼教其意亦良善而不免罪罰何也曰凡夫之善力小而燬經之罪罰大小不勝大也而卒蒙佛慈開釋轉罪爲福厭薄腥羶力修梵行則所賴平日善根不淺也向使它人犯此則有永沉阿鼻而已嗟乎是隆之所謂日夜祇懼精進而不敢退轉者也龍君語隆隆傳之以布告真丹勸化愚俗其間脫有一語不合慈旨何所逃罪是又隆之所大懼也

補怛洛伽山寶陀禪寺碑

蓋聞大道圓通根塵兩遣上乘微妙能所雙忘般若非離神識神識之體皆融毗邪卽是虛空虛空之名不立弘無緣之慈故能普度有情而不爲情遷通不言之教故能利導萬物而常超物表蓋無心而有作爲作爲乃合自然有意而爲擺落擺落同于繫縛衆生失覺而成迷譬之水結爲冰不離此水如來卽迷成覺譬之冰銷爲水當體無冰若悟迷因則迷時何害覺性如住覺體則覺處亦是

迷情當其迷也種種往來種種生滅萬劫如在夢
鄉及其覺也何物非空何物非假一寤都無餘事
是故迷竅猶存則覺路尚遠凡情已盡則聖果斯
圓脩證云是成道實則何道可成解脫名爲出世
摠之無世可出嗚呼至矣觀世音大士從聞思修
地入圓通法門惟無聞而以衆生之聞爲聞聆響
遍于三界惟無苦而以衆生之苦爲苦慈悲普于
十方在淨土則同勢至而佐阿彌陀佛接引九品
之賢在穢土則借文殊而輔釋迦如來救度萬靈
之苦補陀山者我大士行化說法大道場也東極
震旦之隅就娑婆而立香界孤懸大海之外隔塵
劫以聳蓮臺黃金瑞相表瓔珞之莊嚴白玉毫光
現雲霞之縹緲三洲護法韋馱之杵如霜八部皈
誠龍女之珠耀日善信焚香屢犯鯨鯢之窟華夷
獻寶咸仰獅象之尊西天衲子覩聖蹟而結菴日
本沙門感惠風而卓錫霧棟煙窓殿影倒窺波影
霜鐘雨鼓梵音下應潮音藏經佛像慈宮道念彌
虔綸誥王言聖主名山作鎮開府雲間侯公與別

駕商丘安公並道門之法噐刺史姑蘇張公與郡
丞武陵龍公咸宰官之儔流望叢林而悲仰修殿
宇以欽崇爰推高僧真語與彼宿德真融同振宗
風力興象教離濁世而得清涼在淨土又焉有五
慾取香水以澆煩熱值壞劫亦不受三災則大士
說法之場亦何異彌陀立教之地哉偈曰一心無
萬法萬法惟一心佛以了心故心了法亦了心法
兩俱了佛土在何處心亦無去來土亦無穢淨三
千及大千悉是清涼界云胡獨洛伽名爲三寶地
心淨土亦淨淤泥卽蓮臺心穢土亦穢伽毗是震
旦永絕貪嗔癡三災云胡受師言住補陀補陀本
無住但云有住者名爲衆生見我今不航海日日
禮補陀

蘇蘇訓

其言曰云何卦皆各為眾主良非今不識其日月
且未識貪與幾三災云時受相言卦蘇訓蘇訓本
必無土亦不無然或唱戲星心蘇土亦蘇訓也

招寶山補陀寺重修觀音殿募緣疏

蓋聞佛理之去障遣情以無緣為聖果大道之積
功除饑以有緣為善因語果報則今生受享賴過
去之善根語因地則將來福基藉見在之下種眾
之所以世受輪廻不超生死者良繇人我障深形
骸不剖慳貪業重結縛難除是以列聖拈性空之
宗卽此身非我有六度示檀波之行于長物乎何
畱破其慳貪卽解其繫縛慳貪破永除業根繫縛
解漸臻超脫其始雖人天有漏其究則聖諦斯圓

是教眾生以施爲功德非如來有利于眾生也招
寶山觀音寺乃往年因夷舶之外騷從洛伽而內
徙稱叢林之勝地實選佛之名場峰勢上播鼇極
屹砥柱于神州山形下鎮龍宮妙莊嚴于大海寶
珞香幢光映扶桑旭日晨鐘暮鼓響會蓬島洪波
法語螺吹清水中之萬恠威音獅吼降海外之百
蠻是宜沙門居士悉在皈依人王宰官咸知頂禮
自屢朝因之祝禧今兩宮尤切護法福利不淺道
力宏深者矣第卜兆未協堪輿山海之朝拱或背
殿向傷于偏昃常住之香火久衰識者屢謂宜更
過客望而歎息茲住持真海上人慨然欲改造殿
堂以奉玉毫聖像并刳佛閣以貯金函藏經顧念
事大工繁僧貧力薄是以普告四方之善信共結
萬刳之良緣富而喜捨福乃愈崇貧而破慳功益
無量將使山圍水遶形勝甲于海壖日照月臨香
火盛于震旦上報佛恩卽一念立超諸趣下消惡
業與衆生共免三災隆不勝歡喜和南之至

一合

重建天井寺募緣疏

四明天井寺者古名刹也靈湫分五井以擅奇高
 接瓊田玉界神龍依三寶而證聖宏闕貝闕珠宮
 仙都遼夏雲霧常擁中峰磴道盤迴星漢平臨絕
 頂琪花瑤草凡夫之所不能名紺石丹泉塵壒之
 所不能致梵宇截彼山椒四季慈雲長縹緲寶藏
 通茲水府六時法雨自繽紛居士栖真而結廬永
 斷魚樵之迹宰官崇雩而禱祀立救旱暵之災飲
 蜥蜴於杯中李文靖之靈蹟偉矣立屬員於祠下

舒御史之豐碑兀然故昔人云寺以山而名龍以
寺而靈良有以也奈何年深歲久殿廢基荒畫梁
雕棟龍蛇蝕於風雨寶幢華蓋金碧委於泥沙白
露侵大士之衣蛛網五雲瓔珞青苔繡如來之面
蝸涎七寶琉璃空慙金欄袈裟應真殿未免荆榛
浪說水晶簾幙龍王祠亦在蔓草香積止存破竈
剝木尚繞流泉禪堂僅賸殘僧乞食頻歸暮雨悟
興衰之理于露電聖諦深密不問消沉等起滅之

義于空花神理宵茫何如寂實山河大地運終亦

墮劫灰古佛道場悟後其爲陳蹟但尊泥洹須臾
莊嚴聳庸愚必繇妙相梵宮頽圯久動過客之興
嗟寶像傾欹曷起善信之瞻禮而五井僧傳慧者
能叅密義實主此山稟支遁之利根名理夙擅歷
中峯之苦行心地頓開吟詩作偈臺雨雲光之花
說法緇經頭點生公之石蓋素業之宗工緇流之
彥秀也慨然以興教起廢爲功德以接物度衆爲
因緣再葺琳宮重開淨界普勸檀福共積善基東
渡錢塘中流一葦南捫台宕身世單飄匈填貝葉

寒山之句冰清舌吐青蓮船子之歌雪映擁煙霞
於飛錫聊覽巖壑之奇縱飄寶花於振鈴并結龍
天之勝果伏望大檀越皈依正法誓除有漏之情
善知識延攬高僧叅訂無生之理因而捐施資財
助成殿宇以慧修慧累福德于層臺從明入明超
賢劫於彼岸公等之大智亦道民之上願也

補陀洛伽山記

東海補陀洛伽山者震旦國中第一大道場也釋
言海岸孤絕之地又言東大洋海西紫竹旃林華
嚴言善財第二十八叅觀自在菩薩與諸大菩薩
圍繞說法蓋此地也華言小白華山又云卽梅岑
山乃梅子真煉藥處東海甬句東竝海翁洲北界
山東登萊之罟接三神山十洲諸島安期美門飛
仙羽人咸在而洛伽佛道場遠標釋典開朗宣揭
則自唐大中間梵僧來藝指感現始由明州城桃

花津六十里至候濤山下是爲海門東航海抵翁
洲洛伽山周圍百里四際無岸孤懸海中赤縣神
州不復記憶置在何處穢土劫濁邈焉隔絕雖屬
閻浮亦造物之所以別立清涼界也遠近諸山大
者如拳小者如粟三韓日本島國青螺一抹杳靄
煙際乍有乍無微風不動天鏡涵空澄碧萬里海
鳧鷗鴟低飛亂鳴驚颿下撞洪濤上春銀山雪屋
簸蕩天地五鼓望日出扶桑巨若車輪赤若丹砂
忽從海底湧起赭光萬道散射海水翕鮮煜雪晁

耀心目吳淵頽謂空水弄影恍若鋪金僧伽

尤極形容奇哉觀也山有潮音洞乃大士示現處
洞上有穴如天牕仰窺日星頽瞰海島金沙細軟
石罅深黑海濤日夜來嘯吼其下又有善財洞以
善財二十八叅得名巖巖峭齒表仄中窅崖上珠
泉歎滴不斷號菩薩泉北轉得磐陀石可踞坐望
海外又有龍女洞以龍女獻珠故有太子塔以元
太子施捨故有些紫竹林白華嶺蓮花洋以山所產
故有梅檀嶺以佛香故有獅子巖以佛法無畏故

有妙應峰圓通嶺以觀自在圓妙故有甘露潭以
妙法洒心故有金剛窟以威音降伏故山上寶陀
禪寺奉觀音大士其中上自帝后妃主王侯宰官
下逮僧尼道流善信男女遠近累累亡不函經捧
香搏額繭足梯山航海雲合電奔來朝大士方之
峩眉五臺有加焉江津海浦風濤覆舟哀空疾醉
波臣亡時亡之獨洛伽慈航乘潮穩渡開山以來
絕不聞有顛危之險自非勝力默持慈心垂祐胡
能然矣而衆生之朝禮皈依者往往示現靈蹟神

光全身瑞相白衣縞帶紺目翠眉五雲幢蓋七寶
瓔珞香花勝鬘仙禽佛燈時時有之姪汗者望山
而冰銷狡凶者瞻容而霰化慧根者頓晤而日朗
迷真者立徹而霧開寶石乞靈於梵衲金光睹異
于王人寶冠感瑞於蓬山蓮花戟武於哈刺唐宋
累朝咸至信向至我 皇代益以尊崇今 上奉
聖母慈聖宣文明肅皇太后命印施藏經裝塑金
像宣揚教典行暘宗門穆哉盛矣夫大士於現在
賢聖劫中爲觀自在菩薩于過去莊嚴劫中爲正

法明如來佛果本其法身菩薩乃其權位據法稱
尊道臻無上因權廣化普度衆生從聞思以入三
摩智超般若本空寂以了一二相善得圓通尋聲拯
苦卓矣大悲隨念消災熾然弘願義密教深見聞
之妙如響觀成機熟耳目之用盡融感而常寂所
觀之相何曾過以不畱能觀之心亦泯故能各現
身而說法處處皆通握一智以長存如如不動譬
之萬波散派元無萬波千月分光止惟一月嗚呼
虺猛獷得王化之所不能伏而慈氏懾之蔽錮昏
庸師儒之所不能誨而如來導之十方欽崇萬國
蜂湧夫豈偶然之故哉

華嚴夫豈斷然之姑楚

謂而謝之祇不詣請而收來集之十六短集薄因

補陀觀音大士頌

有序

夫理有去來宏通之機斯顯位有權實圓明之妙
無方觀世音菩薩者古正法明如來也如來實相
既已臻無上之尊菩薩應權乃退處大乘之號譬
彼國王下儻上將猶夫宰輔出領監司行教則暫
遜其權證道則無改其位何以故蓋如來體尊尊
則下土多于敬畏菩薩地近近則衆生易以皈依
而觀世音心珠朗耀齊妙覺以證三摩性海澄法
超聲聞以圓四智故善財徧參其妙法來諸聖之

欽崇釋迦授記以圓通同文殊之廣化般若義深
善得法門無漏仁慈觀熟偏於此土有情揭暗破
昏高懸慧炬消災救苦普施津梁通十方三界爲
一界毛竅聲響之悉聞合千百億身爲一身痛癢
爬搔之必切流轉迷倒無不哀憐蠢動含靈咸所
度脫雖捷連之救母不足喻其大悲卽恒河之數
沙不足酬其弘願人非人等因物而現自在之身
離慾離嗔隨念以著靈感之效威音伏衆刀兵水
火潛形勝力降魔羅刹鳩摩拱手誦白衣之號則
孕嗣充閭望紫竹之林則漂舫及岸百戰猛夫
蓮花洋而魄褫九幽獄鬼洒楊枝水而魂甦凡夫
苦行薰修頓叩香臺法座居士至心悲仰立見聖
相圓光兜羅銀界琉璃簇七寶雕床華蓋金幢瓔
珞映五雲錦帶西成道於天竺迦毘之種旣已星
奔東顯化於洛伽娑婆之衆益已泉涌偏陬陋壤
被功德者無涯愚媪村氓奉香火者恐後照深潭
深潭皆月月止一輪葵寶鼎寶鼎皆香香無二性
真妙莊嚴無復唐捐藏秘密不可思議者矣於是

弟子敬薰沐和南作頌曰大哉法王子累劫行薰
修想觀既成熟漏盡得無礙圓明了一切十方咸
照徹剎那千手眼或億萬化身恒河沙世界悉歸
掌輪中大千蠖蠓形亦如螻蛄響所有微塵掌如
來悉見聞所見亦非目所聞亦非耳由通妙明性
而融耳目相隨物皆應現巍巍不動尊尋聲救苦
難疾于激弩矢誓拔度衆生普徧娑婆土乘彼弘
願力亡不得所須譬如汲海水盡瓮盎甌罌咸令
滿足去大海不減損願苦惱衆生一心歸命禮或

誦阿哩耶或稱帝濕伐觀音臍蠶至拔汝出苦海

南河聖潭迴酥帝感外國音報響至殊必由

補陀洛伽山志序

夫泥洹之教西教也過去莊嚴古佛破暗滅冥覺
迷極溺茫昧邈綿莫得考鏡矣迨自周始王瑕時
世尊生于迦毗羅國離家淨飯修行彌樓遍歷苦
行成無上道普度三界爲天人師入滅以來悉栴
檀木香別性同分崑崙源派殊波一然止教行天
竺東土未聞西教東流則自漢明帝始帝感金人
示夢日輪飛空傳毅采史蘇之石函闡西方之聖
諦而摩騰法蘭首從月氏來集闕下馳經白馬獻

像優填王侯貴戚而下稽首十地皈依二寶霞蔚
雲蒸踉蹌恐後則中國之知信向覺皇寔自漢明
發之也觀世音菩薩者過去正法明如來寔與釋
迦齊肩以聞思修入三摩地以大悲因地證如來
果以聞思故號曰觀音以大悲故發弘誓願欲以
普度闍浮衆生苦惱于是與釋迦同時應化授記
釋迦圓通第一而退處菩薩權位妙脫情塵智周
沙界事理無礙機相盡融三千大千中有億萬蟻
蒙呈形形亡不見有億萬蟻蒙發聲聲亡不聞因
物現身身身惟一隨機說法法法俱圓菩薩無身
因物有身是名大身菩薩無法隨機有法是名大
法有億萬物有億萬身而其究身物兩空求一身
了不可得有億萬機有億萬法而其究機法兩空
求一法了不可得不可得身是故有身以衆生身
爲身不可得法是故有法以衆生法爲法衆生惟
其有身是以無身衆生惟其有法是以無法法與
身融非法非身亦法亦身身與法融非身非法亦
身亦法是故世音亦菩薩音菩薩音亦世音音者

亦形形者亦音觀者亦聽聽者亦觀何以故衆生
以眼觀形以耳聽音以眼觀形觀不隔垣以耳聽
音聽不掩耳有障礙故菩薩形融於音音融於形
耳融於目目融於耳觀融於聽聽融於觀觀亦非
耳亦非目聽亦非目亦非耳耳遇音則聽遇形則
觀而要非任耳目遇形則觀遇音則聽而要非任
目形亦名觀音亦名觀觀無所觀音亦名聽形亦
名聽聽無所聽無障礙故谷之受響因谷有響響
不谷起鏡之受形因鏡有形形不鏡出般若現於

萬緣不汨於萬緣萬緣行於般若若不累於般若佛

言圓通如是如是以圓通故是以華嚴甘露七寶

林中白衣光藏慈悲靈感西來大聖清淨海衆天

香妙香廣月宮中藏王慶信晶日八難西天洋海

清淨座立清涼寶海廣慶伴願寶楊慧德華嚴海

衆吉祥海月清涼寶山寶陀大悲等隨時立號而

佛菩薩梵王帝釋天身天大將軍毘沙門小王身

長者居士宰官婆羅門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

夷天龍夜叉乾闥婆阿修羅迦樓羅緊那羅摩睺

羅迦等亦隨物現身經言寶陀卽補陀也震旦國中三大道場西峩眉以普賢北五臺以文殊而我東海補陀以觀世音西北距佛國不遠道法漸摩近而且易東海僻在深阻聲迹荒遐衆生久苦沉淪薰染五濁如來重愍之茲觀世音之開化補陀津梁姿竭良有以也顧峩眉五臺深峭雄拔秀甲齊州而補陀獨立大瀛海中孤絕處尤爲奇特善信航海朝謁大士肩駢趾錯無論中華卽天竺梵僧亦往往單飄隻履間關而至殆無虛日而吾鄉

士大夫顧反畏風波罕登涉者海上文人恒標勝靈區詫奇五岳託之竹素而補陀一志獨闕焉乃使大道壅闕外道喧逐則何貴操管綴文者哉開府侯大將軍乃謀之兵使者劉公郡大夫龍公纂修補陀志首取今上奉聖母命頒賜藏經制勅御製序文乃元輔申公序贊冠諸簡端而圖繪山海巖洞殿宇形勝次第哀集古今名賢著作彙爲一書復遣使屬道民刪定乃爲稍削舊詩之俚謬增入時賢之合作者若干篇復以道民所自爲

記頌韻語附焉三君子之闡揚教典開迪愚蒙厥功不細詎惟山靈海若欣豫亦如來之所印可也

雙寺遊記

溟滓子居京師遊于雙寺訪靜修上人靜修能詩少年警慧其師寶藏習苦行嘗立禪七年踵至潰爛流血不少休晚年遂有所悟時天雨雹頃之雨霽天朗月出氣候清和信步踏至西禪堂有二迦毗盧僧坐堂中溟滓子一見大喝以手連批其頰僧第笑了不爲動溟滓子心異之坐而與語頗解漢音問之云自迦毗羅國出遊經烏思藏等十二國至此所到者峨眉終南五臺數處且將由京師

東行海上謁觀音大士為具言經過山川地險使人駭汗時有數沙彌在旁溟滓子叩之此沙彌好否僧對曰好連日叩之咸曰好好溟滓子曰何故俱好僧屈其指曰指俱好有不好便無是處溟滓子曰善又為以刃加頸狀而問之曰汝怖死否曰不怖曰汝所經過多虎狼否曰多怖之否曰不怖從袖中取出一銅器鑄如來小像數座其上以口吹之發聲異常人毛骨為悚曰虎至吹此物即掉尾去溟滓子令其再一吹僧固不肯曰近此

戲不可數也夫此二僧者即未察其證悟何如乃其死生真度外矣行而乞食不得即數日餓小飲溪水畀之飯則食畀之錢則不受曰無所用之是夕宿雙寺質明訪辯勇禪師于佛山房禪師年老晝夜坐一榻不知自何年始問旁僧皆行脚不能對世廟時與西蜀趙閣老大洲陸尚書平泉善識者謂其心地平穩業得自在力溟滓子參之舉手而已與溟滓子為寒暄常語會壹行脚僧告去師曰汝所誦經了未曰尚餘二卷未了師厲聲曰胡

不了而後去溟滓子曰師動噴心矣師不荅溟滓
子曰吾知汝明日且死師徐曰當下卽死何待明
日溟滓子曰善哉若無可謂了生死矣

重修首山乾明寺觀音閣記

夫出世者貴禪理貴其清虛在世者尚儒術尚其
實際貴清虛者薄世法謂其躁競而多累尚實際
者薄出世法謂其空廓而亡當是皆末流之譌言
非玄同之初旨也夫儒者以仁義禮樂治方內提
日月而燭幽暗三才是模萬靈是鑄亡儒卽亡人
道所關繫豈尠哉釋氏乃空一切悉取山河大地
而幻之是儒者所貶然天下之道維空實兩端不
有其實空何繇存不有其空實何繇傳釋氏所守

者靈明一竅靈明而內何所不真靈明而外何所
不妄彼其眎震且萬緣咸以爲本來之障而一切
遣之妄去則真來障徹則性露是能仁氏之寶也
此似與天地萬物了不相關不知有爲之法從無
爲起天地萬物惟其能空之而後能有之世之士
直黃屋浮塵二事乃足與辦荃宰大業卽上帝生
物何者不倚虛空立恩之若忘界之若棄而後元
氣淋漓而出之若炙轂儒者乘理觀化蕩煩滌囂
跳于陰陽之外而立于冥寥之先然後揮斥八極

神氣不變以空爲實實之所爲不壞仲尼無意必
固我空之謂也若儒者不梏其中而日以天地萬
物膠其府縱衡瞽亂則桎梏之夫耳又何理焉故
儒釋之不同者在世世出而其大原同也儒之用
處本實實運而空存釋之精處本空空極而實顯
儒貴人倫亦去有所去有所者空也釋云真空亦
稱妙有妙有者實也若纓紉煩躁而自同桎梏何
名爲儒頑空斷見而淪於死灰何名爲釋余見佛
子之徒之謬悠忽荒者往往以性空自詫而非薄

儒者以爲拘執夫佛之寬衍何不容而非薄儒者
彼其性空乎未耶而俗儒不達又或矜詡名實而
詆訶西方大覺以爲偏枯與媾爲鬪吾怪其波流
也自非精詣玄覽之士烏能究其指歸乎首山乾
明寺故有觀音閣寺建唐開元間歲久且圯某重
修之而剝豐碑山上乞不佞一言不佞謂儒以綱
常名實宣教人人其誰不蒸蒸而釋用善權廣化
開諭蠢愚含靈之屬尤奔走焉而離惡去垢惟恐
後時卽宣教淑人亦輔儒者之不逮世奈何欲以
儒廢釋哉夫儒可廢釋則生人以來所經明聖家
傑非一手一足矣

五臺居士頌

有序

我聞宗門妙悟詮十二大藏以超無生行門修證
綜六度萬行以弘法忍蓋佛道圓通非悟不入故
揭宗以燃慧炬覺路邈綿非行不至故標行以示
津梁行解相應乃合禪卮福慧俱圓斯臻聖諦若
力勤苦行而罔契心靈則恐有漏止於天人倘妙
解空宗而靡敦實際復恐虛見蕩爲狂慧夫何近
世之利根開士慧業文人徃徃說妙譚玄矜鶩子
之上智綜教覈典炫慶喜之多聞騁辨才於吻角

自謂是涅槃妙心馳機鋒於舌端云已得般若真性懸摩尼之珠遇闇悉破袞金剛之杵亡堅不摧掀翻公案掃天堂地獄以爲幻緣秣殺威儀剗善惡因果以爲妄作蓋云心珠在握則大千世界悉入掌輪性月當空則萬品秋毫咸歸朗耀區區功行不過須彌中之芥子大部洲之微塵耳理則固然譚何容易殊不知宏通頓悟果已證於覺皇了義上乘身既登乎祖位者乃許作如是解耳若道未躋聖地輒恃見解爲正宗身未離凡夫遂鄙福

業爲小果天堂地獄並如來所說而謂有識者如善惡因果洵事理必然而云高明者弗取嗟乎如來之所謂宗以佛說佛本鄉人而譚本地風光境界甚真敷揚妙法是智非識今學人之所謂宗以凡夫說佛已無錢而數它人財寶空華不實簸弄精魂是識非智智則超劫度世之靈梯識則生死輪迴之業種也蓋學人盡掃行門單提宗印內境未必徹而外行多可疵乃曰正見在我卽取類而何傷機緣一來且頓悟而立證雄俊之士藉之

以貢高奸狡之徒假之以躲閃此今人之所以喜
譚宗也嗟乎世尊拈花迦葉微笑達磨折葦惠可
傳衣佛之言宗實始於此是千聖之正法藏諸祖
之無盡燈也而今之譚宗者乃流而爲末法之弊
如此既違能仁之大旨能無風輪之重愆乎湖五
臺陸居士天挺靈姿宿植種智羽翼大教砥劑學
徒爲世界之梯航作法中之龍象謂法華以心悟
而轉故衍毘耶之宗謂菩提以勝力而成故提檀
那之行舉宗該行行無蹉路繇行入宗宗非狂華

理屬雙脩義存兩妙乃若爲末法衆生計與其有
宗無行宗虛而福德反消寧若有行無宗行滿而
心靈漸啓以故居士旣明宗教尤重行門廣說人
天多陳因果持梵網而嚴戒律誦波羅以示行檀
布金施產種福田於十方造埵寫經結善緣于三
寶體翹多之降魔摧伏外道效韋馱之護法折攝
波旬不惟以功德度脫已身抑且以福善緣而開
化愚俗慧燈普照于恒河法雲遍覆于大地使末
法衆生咸悟正因不迷邪徑者悉居士荷擔之力

也弟子隆素履多愆未能學頭陀而脩苦行根器
暗鈍不敢附言以譚空宗惟念善惡桴鼓報應
之理甚嚴罪福影形天人之際可畏省歷劫波夷
輕垢日向如來而懺除愆多生流浪沉淪力去凡
情之驕慢廣庭或踈勿作隱隱于暗室浮議可忽
罔招陰譴於神明去惡如新衣之避油膩雖點滴
而亦污爲善如貧子之積資糧卽顆粒而不棄庶
幾心行已徹或瞥爾而歸真如其機緣未投亦藉
茲而寡過乃當今之有居士亦猶佛世之有優填

披末法之荆榛著論理惑標禪門之榜樣弘法林
偏心旣勤矣功亦茂焉于是隆爲之稽首作頌曰
脩佛無別徑在悟明心地心靈炯空洞纖塵俱不
立卽心卽是佛卽佛卽是心天堂與地獄一切惟
心造欲究毘盧宗雙脩資福慧慧如懸寶炬萬物
俱照徹福如巨舟航負載濟大海機熟功力圓言
下立了悟一棒與一喝大笑已冥契如墮千仞崖
入牛角到斷又如死一番擘破虛空去是故貴宗
智垢去鏡乃明水定心珠現累劫薰脩力得達彼

覺路三歸及五戒六度與萬行昇濟神明域德義
惟靈梯是故標行門譚宗掃除行學徒之大病列
聖舉宗案無上證道果夫豈無行者說行不說宗
如宵行無炬索塗易顛錯說宗不說行捏眼作空
花幻影無實相若非大徹悟悟處轉成迷徒增我
慢業居士拈雙脩行勤積諸行爲世頂門鍼從行
入宗旨何理不可徹何義不可了一朝見本來乃
與佛齊肩覺迷救偏疾功德不思議

贈無盡燈上人序

佛法自釋迦文佛開化真丹逢磨近迦正宗單提
心印六傳至曹溪大鑑其後南嶽青原雲門臨濟
曹洞瀉仰諸宗支分派別莫不冥契一心紹隆三
寶法法相傳燈燈相繼有絕必續有衰必興維摩
經云有法門名無盡燈云何名燈破暗滅冥十方
朗曜故云何名無盡除妄還真萬劫不壞故聖人
妙明真心一物不住而萬物咸通萬物咸通而卒
無一物一法不畱而萬法悉歸萬法悉歸而卒無

一法火焰之上不泊太末妙明之內不棲纖塵謂
之真常無有去來無有離合無有起伏無有生滅
陰陽之所不能鑄氣數之所不能推劫火之所不
能焚大水之所不能浸以其不妄也衆生爲迷真
常故有妄心爲有妄心故羅斷滅二六時間顛倒
妄想萬劫萬滅第起一想卽是一生第滅一想卽
是一死刹那而几席之前刹那而萬里之外刹那
而天人香花刹那而地獄枷鎖黏滯縛結紛亂恩
囂譬如沙土之泐於衝波燭燼之搖於飄風鴻毛

之燎於洪鑪輕霜之晞於朝陽有不速受變滅有
乎夫清虛如四禪西梵廣厚如大地山河而皆未
免墮劫者以其爲衆生之妄根所結也何況其中
之諸無常幻泡者乎何物爲妄妄者識神也衆生
妙明真心爲情塵覆蓋故蕩爲識神簸弄翕炤使
人流浪輪轉胥是物也祖師掃空諸緣闡提心印
證明此心纖塵不立所謂淨洒洒赤髣髴者真常
也真常故無變滅也賓客有來去郵舍自如郵舍
不逐賓客而遷也浮雲有聚散虛空常住虛空不

逐浮雲而變也聖人所爲立于陶鑄之表超于浩劫之外者此也或曰衆生迷倒塵緣背真逐妄故有變滅如其知之而盡除一切息念忘機歸于空寂卽是道乎曰不然迷倒塵緣則有有則結縛不名爲道息念空寂則無無則頑空亦不名爲道所謂真常者真空妙有也空而曰真空非無也有而曰妙有非有也非有非無亦有亦無不畱一法萬法森然萬法森然一法安在是名無盡燈無盡燈法師者余同社聞仲連方外友也精研教典明了性宗余因仲連得侍師巾瓶聽其聲効蓋今之慧遠支公也師一見卽索余一言爲贈余乃拈出師無盡之義以相叅印余博地凡夫強作解人語無乃鸚鵡之誦波羅蜜邪願師無悞開悟徹我覆蓋夫放光普照者燈也非所謂自了者也

鴻苞集卷之三十終

夫汝昔嘗嘗欲也非汝謂曰一答也

不與汝之能如罪密深則則無為開卦始亦費益

無盡之業以味泰則余軒此以夫與於爾人雷無

盡文公也爾一見爾索余一言為爾余以故出爾

對宗余因卦與卦有爾中供其其替於其於今

